

【原乡切片】

黄河滩边看大雁

□高贵华

每到冬天，总有成千上万只大雁栖居东明黄河滩区。它们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，不远万里来到黄河边，在此繁衍生息。这些大雁的到来，让美丽的家乡东明，多了些灵动、生机和冬日的暖色。

为亲眼目睹千鸟腾飞、万雁翔集的壮观场面，我趁着星期六难得的半天清闲，邀几位同事，去黄河滩打卡看鸟。走在路上，一位女同事问大家：“大雁有什么可看的？”我接过话头：“当然得看，它们那么远都来到咱家门口了，不去看看有些不礼貌。”

车过黄河大堤，远远就看到排成“一”字形或“人”字形的雁群，在头顶传来“唼呀、唼呀”的雁鸣。我仰望着飞翔的雁阵，感受着荡漾的诗意在蓝天深处传播。大雁是鸟，却把“人”字写满天空。作为人，更应该礼节性地“慰问”一下吗？

一位同事说，北京有个雁栖湖，比我们这里名气大。咱这里有个雁栖河，比他们的大雁多。我觉得雁栖河这个名字叫得好，一听就诗意盎然，充满情趣。

车继续向前行驶。我们见到有一些木牌立在路边：“雁落美丽乡村，情满祖国山河”“请与雁群保持三百米以上距离”“人雁一家，禁止捕猎”等。看到这些提示，让我感觉好贴心。我也告诉司机慢点开，不要鸣笛，且听雁鸣，珍稀这份原始的天籁之音。

过了大堤，我们又向前走了约两公里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如一条白练的黄河。此时河水波光潋滟，像是哪位大款撒了一河碎银子。水边及麦地里成群的大雁，有的静卧，有的站岗，有的追逐打闹，扑棱着翅膀。负责“执勤”的大雁也许感知到远方有人“偷窥”，伸长脖子发出“嘎嘎”的警告。

我们看雁的脚步就此打住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厚重的大地和滔滔黄河是人类的家园，也是大雁的家园，彼此共同生活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里，互不叨扰是最文明的共存方式。我们纷纷举起手中的手机，调节焦距，尽可能将大雁拍摄清楚，不枉看雁一回，留作证据，也留下美的记忆。

一位村民走来，礼貌地提醒请勿靠近雁群惊扰它们，避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，因为成群的大



雁有一定的攻击性。我们感谢村民的善意提醒，一问才得知，他是林管站工作人员，负责防止大雁受到打扰。我拿出果汁赠予他，他婉拒了我的好意，脸上露出黄河滩汉子的憨实微笑。

我指着路边的麦苗问他：“大雁啃去了麦苗的叶子，会影响产量吗？”他说整个滩区的麦子，以村委会为单位都买了啃青保险，影响的产量定损后会得到一定补偿。这个做法，挺让我意外的，不免有些感慨：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，不光依靠个人的自觉，也要靠制度、措施去维护。

远处的大雁群中，总有一些高昂着头颅时刻注视着我们，防范着潜在的风险。我们虽然是善意

的，但我们无法将自己的善意传达给这些可爱的精灵，让它们听懂。这么多年，大雁来来往往，似乎早就明白了人类的想法，不然也不会年年在此安营扎寨。黄河滩区水量充沛，湿地广阔，麦苗青青，这为雁群在此栖居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也难怪这些大雁不远万里，选择黄河滩安闲过冬。

我曾听过一段音乐，名叫《南飞的大雁》。今天见到雁飞听到雁鸣，那悠扬的旋律又一次在耳边响起。我闭上眼睛，听大雁“嘎嘎”鸣叫，思想的羽翼慢慢扶摇直上，搏击长空。每个人或许都有一颗想飞的心，都渴望有一双飞翔的翅膀。

据工作人员说，这里的大雁最多时有七八万只，品种较多，有灰雁、豆雁、鸿雁、斑头雁等，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另外，近几年滩区环境得到很大改善，天鹅、白鹭、夜鹭等几十种鸟类也会选择在这里落羽，冬日的黄河滩就是鸟的天堂。

数万只大雁等候鸟相约东明黄河滩，与秀美的生态环境、美丽的黄河村居相映成趣，共同构成了一幅温情满满的生动画卷。看大雁在沙滩上嬉戏觅食，在天空里展翅高飞，留走随意，无拘无束，这不正是先哲庄周所说的大化之境吗。

（本文作者为菏泽市作协会员）

在五莲邂逅苏东坡

□李清

五莲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首诗，一幅画。它位于山东日照，因境内的五莲山而得名。这里被誉为“中国最美县城”，有着“北方的南方，南方的北方”之美誉。山清水秀、风光旖旎的五莲，让人不禁遥想，这里还曾经留下过哪位文人墨客的足迹？出乎意料的是，在这里我竟然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不期而遇。

唐宋时期的五莲，属密州（驻今山东潍坊诸城市）管辖。宋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37岁的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。在这里的两年，他得以主政一方，施展抱负。那时的他，意气风发，身心通明，如同五莲山间的清风，清新而充满活力。两年间他抗洪灭蝗，赈贫救灾，深得当地民众爱戴。

公务之余，苏轼怀揣一颗激荡的心，经常在那片土地上策马奔驰，亲山友水，把酒临风，活得既舒展又充实。密州岁月虽然只是他人生中的短暂时光，但在这里，他的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和满足。密州之后，他经历了人生中巨大的起伏与波折。然而，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他与大自然之间的亲密互动从未改变。他在密州写的诗篇，多寄情山水。而在五莲，他的笔墨似乎更加灵动，更加深情。

五莲的九仙山，是苏轼不止一次踏足的地方。如今，这座山上还清晰地留存着他的



三处题字：一为题写于九仙山西山峰摩崖上的“第一山”；二为题写在一块巨大磐石上的“白鹤楼”；三为距此不远的一块卧石上的“留月”。站在九仙山巅，望着历经千年风雨依然清晰的题字，仿佛能感受到当年的气息。

九仙山以奇特的石头、奇妙的泉水、幽静的树林、秀美的楼阁以及变幻无穷的云海和各种传说吸引着各地游客。苏轼曾在游五莲时发出感慨：“九仙在东武（齐国古地名），奇秀不减雁荡也。”浙江的雁荡山以峰、瀑、洞、嶂见长，“七十七峰，累累起于壑”，苏轼认为九仙之奇秀不减雁荡，可见五莲九仙山风景之美。

在即将离任密州知州之际，苏轼登上密州古城北的超然台。在这里，他挥笔赋词，留下了一首《江城子·前瞻马耳九仙山》：“前瞻马耳九仙山，碧连

天，晚云间。城上高台，真个是超然”，词句不仅描绘了九仙山的壮丽景色，更表达了他超然物外的心境。

众所周知，苏轼不仅是文学巨匠，还是一位资深“吃货”。他曾称赞陕西“秦烹唯羊羹”，而五莲的中至羊汤，香醇味浓，与他笔下的“羊羹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在被贬黄州的日子里，他曾为了跟邻居讨煎饼写下一首题目长达五十余字的诗。而五莲的九仙煎饼，可称当地的一绝。它以去皮的地瓜为原料，配以鲜嫩的豆腐和辣椒，色香味俱佳，想必苏轼应该品尝过不止一次吧。

林语堂曾说，苏轼留给我们的，是他那心灵的喜悦、思想的快乐。五莲有幸留下过苏轼的足迹，他的精神也深深地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。

（本文作者曾为教师、媒体人，现居北京）

家乡的香菜香

□卢恩俊

昨日朋友聚餐，席间有几个菜是用香菜来搭配的，尤其一大盘家乡武城特色——猪肉馅的香菜旋饼，一端上桌香气扑鼻。有位朋友说，香菜虽香，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，美味再美，也是讲究缘分的。这话让我想起汪曾祺的文章《谈口味》，文中开头有八个字：“口中于味，有同嗜焉。”

汪曾祺在文中讲述了他和香菜结缘的过程：“我原来不吃芫荽（香菜），以为有臭虫味。一次，我家所开的中药铺请我去吃面——那天是药王生日，铺中管事弄了一大碗凉拌芫荽，说：‘你不是什么都吃吗？’我一咬牙吃了。从此，我就吃芫荽了。后来北地，每吃涮羊肉，调料里总要撒上大量芫荽。”汪曾祺吃了一次就喜欢上了香菜，就有了离不开的香菜食缘。

我曾疑惑，世上有数不清的蔬菜，为什么唯独芫荽被称作“香菜”呢，是它最香吗？如果说它香，但不少人享受不了它的香味。有一项统计，全球约有15%的人不吃香菜，听说还有一个“世界讨厌香菜日”（每年的2月24日）。

而我属于非常喜欢香菜的那类人，所以对于香菜的食缘研究，很是动了一番脑筋。香菜，书名芫荽（yánsuǐ，芫又音yuán）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的家乡就将书名喊成了土名“yuánsuǐ”，谐音曰“缘随”。这俗称细品起来，很有文化味，似乎解说着香菜的缘分问题，也就是说与香菜不随缘的人是享受不了它的独特香味的。果真，我就在明朝植物学家屠本峻的一首诗里找到了根据，其曰芫荽“臭如荤菜，脆比菘藿。肉食

者喜，藿食者谐”，看来，吃不吃香菜，果真有个“缘”的问题。

如果说与香菜有缘，这缘分中就包含着地域缘。比如在潍坊居住时，我爱吃香菜水饺这一口味，几乎各饺子铺都能吃到。家乡人无论吃什么菜，几乎都用香菜作配料，尤其烹制腥膻的羊肉、牛肉、鱼肉等热菜荤菜时，放上些许香菜，能提升肉食鲜味，去除腥膻。而到了南京，香菜水饺稀有。又想起刚到南京时，我在小院里种了两小畦茴香苗，因为这菜在南京很难买到，茴香苗应该算作香菜的姊妹菜，也有一种怪香，爱吃它的人赞其香，不爱吃它的人厌其怪。南京人有的买几棵茴香苗也是用它炖肉或炖排骨、鱼类祛腥味的。而在我的家乡武城，茴香苗烙合子、包包子、饺子等，是能扮演主角的。

记得小时候，村子里的人家大都在后院种几畦子菜，有人说香菜只能屈居配菜，甘当陪衬，不是单独成菜的主角。可在我的家乡，它不仅在配角里演绎菜肴之香，更独领一方美味。炒香菜梗，包香菜水饺，最具风味的还有家常大肉饼，知名小旋饼。武城家常大肉饼，是具有独特风味的香菜肉饼，其特点是圆形、个大，用整子烙的大肉饼直径都在40厘米以上，皮薄、馅多，特别好吃。

在我看来，我的家乡是和香菜最有缘分的地域，不仅有香菜水饺肉饼这些特色吃法，还可以和茄子腌制成香菜茄泥咸菜，或者与黄瓜简简单单凉拌，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黄瓜的脆嫩与香菜的清香，口感与味觉在这一瞬间会得到极致满足。

（本文作者为文化专栏作家）